

福建民间故事

第一集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58.7
4-0
1



福建民間故事

第一集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公府街的傳說·····	(1)
蔡新的故事·····	(5)
南山寺的傳說·····	(7)
“虎鼻司”·····	(10)
陈北溪的画·····	(13)
唐朝彝的故事·····	(18)
灶君的傳說·····	(20)
龍灯·····	(23)
蛋蛋·····	(26)
貓和老虎、老鼠·····	(31)
求城隍·····	(34)
东家和西家·····	(37)
仙水池塘·····	(39)
謝璉的故事·····	(41)
古縣王公的傳說·····	(43)
水仙花·····	(45)
乞丐身，皇帝嘴·····	(47)
呂洞宾是剃头师傅·····	(50)
陈布衣的故事·····	(51)
虎姑婆·····	(53)
螺女江·····	(58)
聪明的白七·····	(61)

公府街的傳說

公府街，从前是叫做“探花街”。原是明朝探花謝璉的故居。

明末清初时，有个黄梧，因为献海澄城去投降满清，清廷便封他为“海澄公”。准许他的子子孙孙，世襲做“海澄公”，收取海澄全縣的賦稅，給他一家使用。

民間傳說：这黄梧，原名并不叫“梧”。因当时他献海澄城投降满清，是和一個姓吳的同去投降。滿清的帝王問他倆的姓名，一个答：“黃某”，一个答道：“吳某”。等到这滿清皇帝回京都下詔封时，只記得他倆的姓，却記不得他倆的名字了。于是，就把“黃吳”二音，寫在詔封上。寫詔封的人又把“黃吳”二音寫为“黃梧”。（按：吳与梧同音。）

当时，黄梧的权势，盛極一时，强占了探花府为黄公府，改探花街为公府街。但是，民間說習慣了，仍然叫探花街，不叫公府街。黄梧就命令家丁，每天在街头街尾，將許多銅錢投入一口甕中，凡是要走过这条街的人們，就盤問他道：

“这条街，叫什么街名？”

行人若答：“公府街”，就賞他用手伸入甕中，尽其所能取，拏出一把銅錢來，放他过去。只是，那酒甕子，甕口很小，要想多拏，拳头太大了，也拏不出來。

如果，过路人回答是：“探花街”，就用皮鞭打他，不讓他通过。人們都畏懼黃梧的权势，便逐漸不敢再叫“探花街”了。



黃梧，在他的住宅右側，建造一座祖廟。想要請黃道周題“上公祖廟”四字為匾額。黃道周鄙視他，不肯替他題字。黃梧左右的人，就去賄賂黃道周家中的婢女，對她們說道：

“若得一字，酬之千金。”

黃道周家裡的婢女，都是學習寫字的。有一婢，想出計策來，就天天學習寫“公”字。黃道周看見這婢女很用功，只是寫得不得其法，笑嬉嬉地向婢女說道：

“我寫給你示范吧？”

道周便執筆，端端正正地寫了一個“公”字。這婢女得到黃道周親手寫的“公”字，歡喜極了，暗中送到黃公府去，換取了一千金。

過幾天，這婢女又天天學習寫“廟”字。黃道周看見了，又對她說道：

“廟字，不是這樣寫。我寫一字給你示范吧？”

黃道周又提起筆來，寫個“廟”字，給這婢女仿效。這婢女又暗中送去黃公府，再換了一千金。

再過好幾天，黃道周又看見這婢女正在學習寫“祖”字。寫得不象樣子，便說道：

“這樣笨！我寫給你看吧？”

又執筆寫個“祖”字。婢女心中想道：“黃公府只要四個字，現在，已經到手三個字了，為山九仞，豈可功虧一簣？”便向黃道周請求再寫一個“上”字，給他示范。

到這時，黃道周才恍然大悟，上了這婢女的当了，便不肯再寫，憤憤然，拂袖而去。

這婢女，沒法子，只好自己寫了一個“上”字冒充，說是黃

道周親手寫的。拿到黃公府去，一共換取了四千金。

這“上公祖廟”的匾額，迄今尚在。只要認真地細察一下，便可看出“上”字沒有“公祖廟”那三字來得蒼古有勁。

當這“上公祖廟”落成之日，各地官員紛紛送禮致賀，都是金銀珠寶很貴重很值錢的東西。只有漳州某知府，沒有致賀他很值錢的禮物，只把公府街附近的許多街名，撰成一對聯句，親自寫了送去。

這一對聯句中，有“前漁頭，后海道”之語。這是指公府街的前面，是“漁頭廟”，公府街的後面，是“海道后”，都是街名。

黃梧看見了，心中大為不悅，認為這知府是有意諷刺他。說他從前是漁夫出身，後來，曾經做過海盜（因“盜”與“道”同音）。便蓄意要乘隙把這知府殺死。

當時，滿清皇帝賜給黃梧一件黃馬褂，和十三支黃令。特許他可以“先斬後奏”。因是，黃梧縱欲任性，作威作福。

有一天，黃梧抽出一支黃令，叫家丁去傳漳州知府即刻前來。知府奉令，那敢怠慢。立即整齊衣冠，正欲走出衙門，又一連接奉到黃梧來傳的好幾支黃令，嚇得心驚膽戰，只好急急從小路直來。知府心想：“走小路，可以快些到達。”

那知黃梧在家里等得不耐煩了：又抽出一支黃令，命令裨將持此黃令前去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遇見了知府，就砍下他的頭來回報。

這裨將認為黃梧這舉動太野蠻了，但又不得不執行。他想到：“知府出門，必定是從大路前來。我倒不如由小路走去，免得和知府相碰。”於是，便從小路而來。

知府为了要急急赶到黄公府，破例的第一次由小路走来，刚刚来到碩仁桥上，便和持黄令的黄梧裨將碰见了。那裨將又不得不执行黄梧的命令，于是，这知府便在碩仁桥上被砍头了。

事后，知府的家屬，虽屡向上峯控告黄梧，毫无結果。知府的家屬气憤了，便停棺在这碩仁桥，很久很久，都不运回故鄉安葬。說是：“要看到黄梧失勢，才愿运棺返里。”

这公府街，俗称“公爺街”。黄梧的子孙为了可以抽稅，和便利看女人，特地修筑了这条寬闊的街道。每年新正时，从元旦起，至元宵止，漳州的灯市，沿例都設在这公府街。近年來，灯市虽已改設在別的地方了，可是，仍沿習呼此灯市为“公爺街”。

漳州的風俗，每年旧曆七月，各条街是按照旧例，逐日輪流举行“普渡”。这公府街是排在七月最后一天举行。在这一天，街上搭起很高的台，豎立很高的幡灯，并用饅头叠起高至数丈的“饅头山”，供祀“水陸大众爺”，俗称“普渡公”。街头街尾搭戲台扮演鬼神故事，俗呼“做猴”。男女老幼，焚香下愿，摩肩接踵，晝夜混雜，是漳州七月普渡最熱鬧的一晝夜。

（翁國声、翁春雪整理）

蔡新的故事

有一天，蔡新要上京赴考。越过漳浦与龍溪交界的九龍嶺。走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喘着。于是，便在嶺下稍为休息。

蔡新今天因为要赶路，大清早便起身，只吃兩碗稀粥。到了这时候，肚子里轆轤的作响，已經很餓了。

正好，九龍嶺下，經常都有一个老人賣湯圓。这里的生意并不怎样好，可是，这老人家一向挑着湯圓担，排在这嶺下，从來就不想改途換業。

这賣湯圓的老人家，从前也曾讀过書，然而，他却瞧不起讀書人，尤其是那些擺臭架子的秀才或举人。因为，他有一边联句，自始至今，就沒有人能对得確切的。歷年來，也不知請教过多少从这九龍嶺經过去上京赴考的讀書人，結果也沒一个能对得出。

所以，当蔡新要向老人家買湯圓的时候，他却按着銅匙一动也不动，捻着胡須，笑迷迷地对蔡新說：

“这位客官！你是上京赴考的讀書人嗎？”

蔡新恭恭敬敬的回答道：“是的。老丈，我肚子很餓，請賣一碗湯圓給小生。”

賣湯圓的老人不待他說完，便插嘴說道：“不！不！客官既是讀書人，要上京赴考，必定才学是很淵博的。老昏有一边联句，請教过許多人了，都对不出來。于今，拿來請教貴人。如果对得通，对得好，我宁愿將这些湯圓，全数送給你吃，不要你的

錢。若對不出來，就是你想要給我這一鍋的湯圓錢，我却是半粒也不賣給你。”

蔡新听了，覺得這老人家脾氣很怪。思索了一會兒，才回答道：

“老丈！小生自量不才，但不妨試試看。”

這賣湯圓的老人便大聲的念道：“九龍嶺下日日冬節”。尾音拉得很長。

蔡新听后思索良久，找不出相當的句子來應對。因為，這題材是取諸現實的。蔡新一時想不出，滿臉羞紅，慚愧無遺！於是，不得不挨着餓，頭低低的開大步走了。

後來，蔡新做了官。有一次回鄉來，路經漳浦的六鰲這個地方。在橋上望見那六鰲港上，漁火萬千，笙歌徹夜。於是，蔡新才頓然領悟，拍掌叫絕。很得意的吟道：“六鰲港上夜夜元宵。”自言自語的說：“這豈不是‘九龍嶺下日日冬節’的好對子嗎？”

蔡新歡笑欲狂，馬上叫人去九龍嶺下，找尋那賣湯圓的老人。可是，那賣湯圓的老人早已逝世了！

（叶沁溪、翁春雪整理）

南山寺的傳說

（一）寺前有五个大門

唐代有个太傅告老还鄉，便在漳州南山之麓，建筑一座大園宅。在工程尙未完成的时候，就有人密报到皇帝知道，說这太傅要謀反，正在家鄉建筑皇宮。因为这太傅所建筑的規模太大了，而且，屋子的前面开了五个大門，和皇宮的建筑一样。皇帝据报也觉得可疑，正想要殺他。

这太傅很机智，自己也知道所建筑的形式有錯，立即啓奏皇帝，說他正在建筑的是一座佛寺。皇帝看到他的啓奏，才把疑团釋消了。因此，太傅就把这一座大園宅献为“南山寺”。

（二）大鐘上的銅錢和梅花釵

南山寺要鑄一口大鐘。向四方募緣。有一日，募緣的和尚从街上經過：有个婢女拔下鬟間的梅花釵，献給和尚去鑄鐘；有个乞丐看見了，也將禪头帶上那个大銅錢，解下來献給募緣和尚。

开始鑄鐘了。因为和尚鄙視乞丐贈的那个大銅錢，沒有把它投入鑄爐里。

大鐘鑄成了。鐘上有一条裂痕，再鑄过，仍是有一裂痕，怎么样都不能使縫合起來。

到这时，募緣和尚才記起，莫不是沒有把乞丐贈的那个大銅錢投進鑄爐里，才这样呢？于是，他便找出那大銅錢來，按在

大鐘上的裂痕上一比，這大銅錢就緊緊地粘在鐘上，怎么也取不下來，裂痕亦因此合縫了。

現在，這大鐘還挂在南山寺的“大雄寶殿”。鐘上的裂痕上還有一個大銅錢粘在上面；梅花釵的痕迹，也很顯明。據說這就是婢女和乞丐所贈的大銅錢和梅花釵的迹印。

（三）旧橋下有个填鐘窖

就是那口鐘，民間傳說它是陰性的；而開元寺（在芝山麓，早已圯廢）的鐘是陽性的。它倆很要好，每晚開元寺的大鐘，都要飛到南山寺來，和南山寺的大鐘親近。

有一天，剛要天亮的時候，開元寺的大鐘正從甜蜜的夢里醒來，正要飛回開元寺去。當它飛過旧橋上的時候，碰見了一個婦人正在溪邊洗滌產婦的穢褲。這大鐘被這污氣一沖，就這樣墮落溪中去了。

從前，水淺時，還可以看見旧橋下有个大窟窿，俗呼為“填鐘窟”。有時還可以看見大鐘的頂。相傳，必定要有十子十媳婦的人家，才能夠同心協力把這大鐘拉起來。

（四）不值一文錢的大石佛

南山寺中有石佛閣，閣中有一尊巨大无比的石彌陀象，高約五十餘尺。相傳：這大石頭是從西溪隨波流到南山寺前，便不再向下流去了。

寺僧想僱工把這大石頭琢為彌陀象。當時，有个石匠很著名，寺僧要請他來雕琢石象。這名匠開價很高，并誇口說：

“俗語說得是：‘好貨沒便宜；便宜沒好貨。’你們不必嫌我

的價錢高，盡可以等候我雕琢完成時，遍請各界人士來參觀。如果有人能指出我所雕琢的石象有什麼毛病的話，我便分文不取。”

南山寺的方丈聽見這麼說，便以高價請這名匠來雕琢了。當竣工時，遍請漳州城各界人士前來參觀。眾人莫不異口同聲，稱贊這石象雕琢得維妙維肖，沒有一人能指出這石象有什麼毛病。

恰巧，有個小孩子，也擁在人群中觀看這石象，說道：

“這石象的手指，這麼粗大；而其鼻孔又是那麼小。怎能把手指塞進鼻孔里去呢？”

這大石象的缺點，竟然被這個小孩子說破了。那名匠聽見這小孩子批評得很中肯，因此，便不敢向寺僧索取工資了。

（翁春雪、翁國聲整理）

“虎 鼻 司”

从前，有个妇人，只生一个儿子，这儿子喜欢欺騙人。有一日，这孩子在那廁所大便，看見有一只大猪，掉落在廁池里。他便一声不响地回家來，在路上，遇見一个老妇人，正在尋找猪。他就問那老妇人說：

“阿婆！你找猪嗎？是大猪？小猪？我可以代你嗅出它在那里。”

那老妇人很誠懇地說道：“呀！好心人。是大猪啦。你快嗅嗅吧！这猪是要預备在太陽公生日献祭的。”

这孩子假裝着向四周嗅了嗅，然后，对老妇人說道：“阿婆！不要慌！我告訴你，这大猪就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廁所里。你赶快到那里去找吧。”

老妇人急急忙忙跑到那廁所里去，果然，她的大猪是掉下在廁池里。她立即喊人來，把大猪撈救起來。

这消息，很快就傳开了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百傳千。傳到远远近近的人們都知道。因此，人們就綽号这孩子叫“虎鼻司”。

事有湊巧。这地方的知縣，正因为失掉了一颗金印，四出尋訪不得。有个差役对縣太爺說道：

“大人！听說离此不远的鄉村里，出有一个‘虎鼻司’。人家失落东西，找不到时，請他去嗅一嗅，他就知道那东西在什么地方。我們也去叫他來嗅一嗅吧。”

知縣听了，連忙差人去請“虎鼻司”來。这一下，可吓坏了

“虎鼻司”！这孩子心里想道：“我本是說慌的。那里真能嗅得出失落的东西呢？此去一定凶多吉少。”然而，又不能不去。只好硬着头皮，跟那差役來到縣衙門，見過縣太爺。知縣問他說：

“人家都說你是‘虎鼻司’，能夠嗅出失落的东西在何处。本縣失落一个金印，找了好久，查不出來。現在，扣留一大批認為有嫌疑的人犯，关在監牢里，正要審問。你若能夠代本縣嗅出这金印來，本縣自当重賞于你。”

虎鼻司只得答应：“是，是！”心中勃勃跳，心肝好象要从口里跳將出來。不得不壯一壯胆，向縣太爺說道：

“請大人把那些扣留在監牢里的嫌疑犯，都押出來。搬一張桌子在庭院里，叫那些犯人，各各用手在桌子上摸一摸。我就能嗅出究竟是那一个偷去这金印。”

知縣就依照他的話办理了。那些被扣留的犯人，一个个都走到庭院里，伸出手來向桌上摸一摸；只有一个犯人，因为他做賊心虛，怕向桌上摸，踟躕不前。

虎鼻司看見这情况，叱道：“就是他！”

这个不敢向前摸桌子的犯人，以为他偷金印的手，被虎鼻司嗅着了。遍身發抖，連忙跪下求饒。

破案了，追回了金印。知縣大大地称贊一番这虎鼻司的本領。

虎鼻司到这时候，心才安了。也故意擺起架子來，自吹自擂，誇口得天花亂墜。

知縣問虎鼻司要什么？他說：“我什么都不要。我不会做官，我也不要錢。只要大人能允許我一个要求。”

縣太爺笑着說：“好孩子，你要求什么呢？”

他說：“我喜歡吃龍蝦。請求大人買龍蝦給我吃。我把龍蝦殼疊起來，疊得高高的，我就能夠從這龍蝦殼上爬上天去。”

縣太爺便叫人去買了許許多多的龍蝦，賞給虎鼻司。他把龍蝦肉吃了，就將龍蝦殼疊成一座山。

有一天，這孩子對母親說：“阿母！我要上天去了。”便從這龍蝦殼所疊成的山上爬上去，越爬越高了。他母親在下面仰著頭，看兒子向上爬，以為他真能爬上天去，因此想到母子分離，就依依難舍地流著眼淚，喊一聲：“虎鼻司！我的乖子呀！”

虎鼻司，這時已經爬得很高了。聽見母親在下面哀哀悲哭，心裡也委實難過！便俯首向下面看他母親一眼，不料，一失足，卻從那高高的天空中跌下來，全身粉碎了，變成了許許多多的螞蟻。

所以，閩南人叫螞蟻為“虎鼻司”。只要是可吃的東西，無論你收藏在什麼地方，螞蟻都能嗅得出，群聚而來。

（蔡采蘋、翁春雪整理）

陈北溪的画

(一)

“陈北溪好字画”，这是漳州的一句俗語。

宋朝有个陈淳，因为他世居在漳州的北溪，大家就尊称他为“陈北溪”。

陈北溪在幼年时候，便有超凡的藝術天才，特長于繪画。再加上她母親的諄諄善誘，和認真的教導，他在七歲时，就能画出鮮滴滴的牡丹花了。

傳說当陈北溪的女儿要出嫁时，按照閩南的風俗：做父母的人必要陪嫁許多东西，給女儿做“嫁粧”（粧奩）。只因他家里清貧，时已过午了，迎娶新娘的花轎，早就來到他家的門前，等候得好久了；可是，他家里依然是“空空如也”，一件“嫁粧”也拿不出來。

他的女儿，秉性孝順。虽然看見了这淒清景况，有点心酸；总不敢妄出怨言，靜悄悄地投在她母親的怀抱里流泪。

母親看得不过意，便向陈北溪商量道：“女儿出嫁，是一生一世的大事。我們做父母的，怎能沒有一些东西陪嫁給她呢？”

陈北溪思索了良久，才長嘆一声，說道：“就將我歷年所積存的五竹籠圖画当作嫁粧。”

鄰居鄉里聞知此事，都覺得很好笑，議論紛紛，論長論短，莫衷一是。只有他的女儿感到極大的光荣和喜慰。